

沉醉的太陽

沈端先 楊開渠 譯



上海復興書局印行

陽太的醉泥

著原夫可特拉格聯蘇
譯 葉開陽 沈端沈

行印局書興復

關於格拉特考夫

費育特·格拉特考夫，一八八三年出生。貧農，放浪生活與流浪無產者的環境。十歲的時候，就離開故鄉，有時候流浪到伏爾伽河邊的漁場，有時候飄零到加斯比海岸，有時候還在高加索地方當過農夫。此後，做過藥材店的徒弟，石版店的學徒，和印刷所的童工。一九一〇年，十八歲才卒業于市立小學。窮困，飢寒 疾病，參加革命團體，亡命，被捕，業納地方的三年間的流刑，最後到了庫防，成為布爾希維克，積極的參加了為着解放的戰爭。

處女作是以體驗為題材的依茲郭衣（流刑），最為世界無產階級所傳誦的作品是水門汀。

沈醉的太陽序·

沈醉的太陽是水門汀以後的作品。這次根據日譯。一至三章，端先譯，曾在萌芽雜誌發表，四至十四章，開渠譯。

沉醉的太陽

這天早上，馬爾賽也是照例的在七點鐘起身，不洗臉，不梳頭，就是這樣的跑到了露台前面。蘇斐亞·彼德羅維那仰睡在對面牆邊，臉色很白，似乎朝睡方酣，所以差不多可以聽見她呼吸的聲響。

馬爾賽偷偷地望了一下，覺得彼德羅維那已經非常的衰老，不覺吃驚起來。顏面和胸口的皮膚，好像塗了一層灰塵一樣，沒有光澤，而且已經起了皺紋，鼻子好像鳥嘴一樣地突出，從她半開不閉的嘴裏，毫無生氣地露出了一副乾黃的牙齒。不過，祇有嘴唇，還是非常的滋潤，完全好像處女一樣。她們兩個，在這個保養院裏已經住了兩個禮

拜，從來的那一天起，她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一個是十七歲的女子青年××黨黨員，一個是已經入黨二十年的××黨人。

馬爾賽爲着不願驚醒蘇斐亞的好夢，所以像一般的打開了到露台去的門戶；走出之後，重新將牠輕輕的關好。路上，充滿了光輝的空氣，在夜間洗淨了的蒼空；稍稍帶着一點霧露而還是閃耀着的海灣，都是突然的使她的心旌搖蕩起來。空中，薔薇色的海鷗在那裏飛翔；在接近斷崖的彼方，海水好像瀑布一般的衝洗着海灘的貝殼，而發出了一種呼嘯一般的聲音。聽到這種聲音，立刻使我們想到，好像眼睛的不能看見的那種地球的偉大的工作，是在什麼很深的地下進行。發出青光的那種轟聲，透明的，黃金色的天空，海的香味，——海草和軟體動物的那種難聞的臭味——馬爾賽感到了這種火焰一般的空氣，心裏立刻覺得輕快起來，她高舉着兩手，飄飄地，差不多想要飛上天去。

下面，廣大的三角形的廣場，完全晒着太陽；廣場的中央，豎着一塊古風的青黑色的碑坊。牠的前面，是一片平地，在那裏，紺色白色的閑靜的住宅，輕輕地，美麗地，好像爬行一般地一直排列到山的頂上。

步道和露台之間，空氣在那兒搖動。馬爾賽好像有點眩暈，在她心底發出了一種非常甜蜜的琴聲。

在路上的椅子旁邊，坐着一個穿着破皮鞋的，白頭髮的亞爾米痕的擦皮鞋的老人。他爲着要想得到主顧，所以他的心絃也在鳴動。從上面看下去的時候，這個老人非常滑稽，好像，是一根被溼氣腐蝕了的木棒。

三個賣牛奶的女人，肩上背着天秤，手裏拿了乳罐，從旁邊走過。其中一個忽然絆了一交，倒在地上。于是，很大的乳罐發出咯咯的聲音，在石頭路上滾過，牛乳好像河水一樣的四面流動，在地上

畫了一個奇怪的海洋一般的地圖。女人哭喊起來，捏着鼻子，坐在地上，將身體左右的搖動。其他兩個同伴的女人，祇是稍稍站了一下，重新笑着望前面走去。女人似乎很生氣地拿起秤桿，去毆打那地上的石子。但是，那擦皮鞋的亞爾米痕老人，還是泰然的坐着。他用一種衰弱的音調，慢慢地說：

“你，用着沒有罪的棒去打他嗎？……癡了？……在你的頭上打一下看！——很痛的吧，……啊哈哈……”

馬爾賽很響地笑了。海，蒸熱的空氣，海鷗，好像都和她一起地發出了歡聲。賣牛奶的女人和那個善良的老人，都是同樣地滑稽。馬爾賽好像高高地飛在天上，她的那種翱翔，她的那種輕快，使她心身恍惚起來。賣牛奶的女人，也不覺得可憐，滴了的牛奶，也不覺得可惜，——什麼都沒有事情，在她，覺得要注意的，祇是那黃金色的清晨，落花一般的飛鳥，以及充滿了潮水香味的那種琥珀色

的空氣。

露台下面，耶沙·馬琴好像孩子一般的跑了出來。赤膊身子上面，穿着一件毛繩線衫，從牠編縫裏面，可以看出褐色的皮膚。兩手很大，被太陽燒成紅黑色的頭髮，好像火花一般的散着。每天早上，他照例的是在這個時候出來，兩手當作擴音器一般的放在嘴上，望着露台上，向馬爾賽招呼。

“馬爾賽！夜盲的姑娘！快從樓上跑下來吧，否則，太陽菩薩就會走了！”

耶沙跑到賣牛奶的女人那邊，將她攙了起來，使她立定身體。

“喂！你這位伯母！站住吧！……那個罐頭，哦，還有一個，那麼回去吧，——你的牛奶，已被太陽喝去了，這不是很好嗎？”

女人背了挑着乳罐的天秤，在地上頓了一腳，似乎很抱怨地望着保養院的大門，高聲地喊：

“癩病鬼！強盜！你們到這裏來享福，倒使我們受罪！……吃喝着官費的食物，快給我去胖死了吧！”

耶沙剪刀型地擺着步位，在陽光下面高聲地笑了出來。他的牙齒發光，在巴掌上現出了年輕的皺紋。

亞爾米痕人還在那裏呼喚：

“哈哈，蠢女人！你踏躓了牛奶？你打了地皮，還要和人相罵？……哈哈……”

馬爾賽故意地一聲不響，他想要觀察，耶沙看見了自己的時候，究竟做種什麼模樣。

“馬爾賽！你已經在這裏了嗎？啊；你這個歹人！跳下來吧！”

露台上面，地方很小，但是他們想要跳躍，想要歡笑，他們，想到海水裏去洗澡。最好，能夠跳進反映着日光的綠水，一直游泳到對岸，而永久不再回來。馬爾賽推開了到寢室去的房門，于是早晨的

空氣，溫暖的微風，驟雨一般的潮響，一時的望着室內奔跑進來。但是，馬爾賽聞到了室內的那種夜間和夢中的香味，立刻吃驚起來。因為這樣喧鬧着的她們，是照例的足以妨害蘇斐亞的安睡的。

“馬爾賽，我已經醒了呢，你不用拘束的！”

這樣說着，蘇斐亞·彼德羅維那臉上，帶着母親一般的溫和的微笑。

“蘇斐亞！我是大呆人呢！不要放開我！用刺蝟皮的手套來抓住我吧！”

“那馬琴又將你從牀上拖了起來？他真是個可笑的孩子了。他來叫你的時候，你真是很敏感呢！”

馬爾賽爲着藏匿自己的笑容，將身子靠在寢室的門上。

“那人在我看來是很必要的。什麼聰明，認真，相貌，……一樣都沒有，他祇是一個頑皮的孩子，……而且患了什麼神經衰弱……”

馬爾賽說着耶沙的壞話，像唱歌一般的說：

“我是神——經——衰——弱……CY的宣傳運動，……幹得太努力了……這是身體的疲勞……”

蘇斐亞充滿了情愛，靜靜地笑了，那種神態，完全和母親一樣。

沿着廣幅的大理石階段，垂懸着一條絨氈的長路。階段的兩端，混雜着無花果和棕櫚的樹葉。馬爾賽穿着軟鞋，從階段上面下來。絨氈踏在脚下，好像生物一樣的倒退轉去。從階段到屋頂，是一處廣闊的空間，張着玻璃的屋頂，受着陽光的直射。從屋頂上面射下來的光線，變成琥珀色的線條，在牆壁上面映出了火焰一般的模樣，而和無花果的葉子，融在一起。黃金色的塵埃的旋風，在陽光裏面閃耀，好像無數的真珠在那裏流動。

馬爾賽很快地跑下階段，從很遠的街上，聽到了一種音樂，好像有許多羣衆，愉快地在那裏奔走。

大門前面的大理石噴水池旁邊，站着五六個人。因為光線很暗，所以辨別不出是誰，而祇看見幾個灰色的陰影。噴水發出響聲，向空中發射，細長的水柱，高高地開出了透明的花兒。一會子，立刻變成飛沫，好像一個圓形的水盤一樣，流星一般的降下來。在她前面，直挺挺地站着一個男子。身材很高，蓄着細長的，尾巴一樣的口鬚，手裏拿了頭上包金的很粗的手杖，張着渾濁的眼睛，嘴裏哼着：

“美麗……”

不論什麼時候，他總用很強的語氣，敘述這種說話，——這是豐富地包含了意義和感情的言語。

馬爾賽好好地整了一下潤澤的頭髮，行了一個青年團的敬禮。

這時候，有一個初次見面的男子，注意地望着她的容貌。他背着噴水，兩手塞在衣袋裏面，在他黑眉毛下面，用他黑亮的眼珠，不轉瞬地望着馬爾

養的身體。他的頭髮完全剃光，頭蓋上面，還是青青地剩着剃刀的痕跡。臉上也是方才剃過，古銅一般的面色，顴骨很高，嘴上浮着一種似乎看不起別人一般的微笑。白襯衫的胸鈕，完全不曾扣好，從胸脯中央，露出了茸茸的毛髮。他，具備着一種笨重的威嚇他人的孤獨的容貌，在馬爾賽看來，好像他一個人塞住了大門一樣。這樣的人，她從前也曾見過，但是，那都是官僚和銀行家一類的人物。馬爾賽很怕這些人相，所以從來不敢和這些人接近。那人的眼裏，浮映着一種動物性的，貪食一般的，殘猛的東西。他的視線，好像金屬性的東西一樣，所以被他注視着的人們，便會感到難堪的不快。馬爾賽悄悄地走出了屋外，於是，太陽和天空的光輝，立刻使她的眼睛眩暈起來。

當她看見馬琴的時候，立刻就被他一把抓住，所以她身體向前一撞，不意地撞在站在旁邊的梅仁宰夫身上。他，是一個面熟的青年××黨員，因

爲不時的壓迫馬爾賽，所以當她看見他的時候，就是不說言語，也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難過。他，從來不曾帶過微笑。一天到晚，似乎總在那裏默想。除出自己之外，在他看來，好像全是蠢漢。對於中年的人，他大概都和他們說話，但是因爲他的言語乾燥無味，所以和他談話的人們，都會感到倦怠，而立刻要想逃開。他的身體，並不怎樣強健，頭上已經長了白髮，臉部很瘦，身上穿着一件很髒的外套。這時候，他也是隔着非常用心的身體，用他非常冷淡的眼光，好像觀望空氣一樣地將她看了一眼。回轉身來，一步一步的走近馬琴的身邊，一把抓住了他毛繩的衣服。

“青年團員的我們，批判是該禁止的事情！批判起來，就會陷入邪道。××黨已經好好的造成了一種格式，已經替我們想好了法子。反對這些的，一切都是邪道，所謂邪道，就是危害本黨的東西！所以，我們假使要不入邪道，那麼你應該一句句地

將決議文記在心裏，連做夢的時候也不要忘記。”

馬琴隔着肩膀，用一種無法可想的眼光，望着馬爾賽的身體。好像求救一般的捏住了馬爾賽的手，暫時的沈默了一下。但是，立刻抬起頭來，望着左肩痠攣一下，他的眼色帶了惡意，臉色變成蒼白，用他乾燥的舌頭舐了一下嘴唇。馬爾賽聽不慣梅仁宰夫的那種延長了聲音和說教一般的言語，她的心裏非常的憎怒起來。

“但是，什麼議決文，我一句也不記得呢！”

梅仁宰夫用他鈍重的眼光，望着對方的女人，生起氣來，往後退了一步。

“什麼？青年團黨員的你，對於我黨的規定，可以取這樣的態度的嗎？”

梅仁宰夫氣得發呆，望着女人，憤然地望她身邊走過，跑上了正門前面的階梯。

當馬爾賽重新感覺到了馬琴的被陽光晒暖了的兩手，和他瘦長的身體的時候，她的心胸又像向